

零

的突破

段存章 主编

通讯员谈处女作

农村读物出版社

2.2
9

段存章 主编

零的突破

——通讯员谈处女作



农村读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零的突破:通讯员谈处女作/段存章主编. —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99.12

ISBN 7-5048-3134-4

I. 零… II. 段… III. 新闻写作—经验 IV. G2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1656 号

出 版 人	沈镇昭
责任编辑	马春辉
出 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6)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6
字 数	140 千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 000 册
定 价	8.8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成才的起步石

段存章

朋友，你想成才吗？你想挥笔干一番事业吗？请走进《零的突破——通讯员谈处女作》。

这里有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这里有一滴滴拼搏的汗水。

这里有一条条奋斗的小路。

这里有一回回失败的辛酸。

这里有一一次次成功的欢笑。

首篇《零的突破》，福建作者余兆禄讲述他在部队担任连指导员时写的三首小诗的处女作。此文是本书收到的第一篇约稿，也是一个“零的突破”。看来，从零开始，从零起步，从零突破，是干成一件事的开台锣鼓，是发奋上进的铺路基石，是点燃写作兴趣的火苗。从零开始，只有压力，没有包袱，什么名呀利呀位呀官呀钱呀全然不顾，一门心思实现自己埋在心里的宏愿。零也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人生蓝图。

人生如梦，梦要变为现实。山西阳泉市赵锁仙《做不完的作家梦》，她从四十岁起步，处女作是千字文《真本事乃铁饭碗》，发表在《山西工人报》头版头条。她说：“我太激动了，发表的远不止是一篇文章，它是指给我一条生活的路

啊！”刚二十岁出头的冯璐从小也有个作家梦，她在《寻求真我》中说，上高中时语文老师告诉我“没有永不失败的人，也没有永远失败的人”，小冯牢记师训，她说：“只要我的生命不止，思维不止，我手中的笔就不会停止挥舞，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我要演好自己的角色。”四川籍的刘飞写新闻入迷，他的《字从血管里流出来》反映的是他学习写作的经历，而更为奇特的是，他们兄弟三人与农民父母签订了“要读书就不建房”的合同书。此举卓有远见，激励了刘家子弟求知成才，梦想成真。北京的吴岗《圆梦的日子》讲述他从工人到记者，又坐上编辑的椅子，整整拼搏了八个春秋。安徽的冷月在《苦苦寻觅幸福》中从人生的哲理介绍了她由处女作的发表到当记者、做编辑的坎坷经历，“我醒悟人生教示的只有两个字：奋斗！”

奋斗，不断地奋斗，连续地奋斗，不知疲倦地奋斗，几十年如一日地奋斗，这是成才的“笨”功夫。现年五十八岁，担任《黑龙江日报通讯》副主编的韩明德，四十二年前他刚参加工作时在报社印刷厂当拣字工人，经过风霜雨雪的磨练，八十年代中期他采写处女作《当一个人生命垂危时……》，把老百姓的疾苦与他家庭的苦难史、个人学习的奋斗史融为一体，以《松花江为俺作证》，反映了他一步一步艰难跋涉的足迹。五十四岁的山西省原平市新闻中心主任贾宣生，十六岁开始发表作品，坚守基层新闻岗位三十多个春秋，他以《“幽芽”铭心绿永恒》为题，一口气吐出他痴迷写作的心。我基本上奋斗了大半辈子写作，这头一篇觉得更有价值。她像一面开台锣，鼓了志气，添了勇气，壮了元气。我紧紧握着这支笔走艰苦的自学道路，蹲在田埂上写，爬在炕头上写，坐在火车上写，住在旅店里写，加上夜班

写，搭上节假日写，在单调中寻求丰富，在枯燥中探索乐趣，在清苦中酿造甜蜜，我编了“与世无争坦荡荡，事业有缘忙匆匆”的座右铭，说得具体点，就是与“官”无争坦荡荡，写作有缘忙匆匆。《从通讯员到总编辑》的河北省三河市雷继承同样是几十年一如既往地追求和奋斗，回首七十年代初发表的处女作《新苗茁壮》，他说：“增强了我勤奋的精神和奋发的勇气。”

有志者事竟成，请读一读可爱可敬可学的打工族奋斗经历吧。他（她）们不安分，不满足，为了自己新的追求，不断攀登新的台阶，走出大山，走出农门，走出小城，离开舒适的工作环境，到外地、到京城，迈开了“万里长征”第一步。来自太行山的刘红庆以独特的思维，别致的角度，通过《你从哪里开始读我》一文，回忆了许许多多未见面和见过面的编辑老师们。小刘上中学写的处女作只挣了三毛钱稿费，买了两个烧饼充饥。他志向高远，在走出校门有了一份安静的工作时仍不安分，三年前选择元旦这一天，冒着寒风乘火车越过娘子关，进京在报界打工，先在《音乐生活报》主持“音乐教育”专版，现在就任《科技日报·现代写真》专版编辑、记者。出生山西平顺县的魏永刚以《众里寻她千百度》为文，记述大学毕业后已在地方报社当编辑，但他老想远走高飞，前几年辞掉工作来到首都，一边在一家报社打工，一边攻读考研，1998年9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攻读硕士学位。来自东北的申咏瑛《从农民到记者》，他忘不了“党报培养我写稿”，五年前被录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进修生，毕业后一直在北京报界打工。而立之年的常建功也是位强者，他虽连续几年考研没有成功，但仍不放弃这场竞争，1998年只身来到北京在《中

◇通讯员谈处女作◇

《中国企业报》当一位新闻打工仔，迈开了“万里长征”第一步。《小丫闯京城》的徐彦秀，十六岁初中毕业，从左权老区进京当小保姆，工作之余坚持读书，经过十多年努力，已取得大专文凭，并在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会计室工作。她说：“一个人出生在何处是无法选择的，但命运可以由自己把握。人生中最重要启示是，千万不要放弃希望和失去勇气，你只要努力学习知识，就一定会美梦成真的。”河北省行唐县农家女马荣走过的自学成才路，充满《苦水·汗水·泪水·墨水》，她小小年纪在偏僻山村自学写稿五年，前年来北京打工，以优异成绩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毕业，今年被《中国企业报》招聘为记者。廖毅《从贵州到温州》，是一位外出打工锻炼的青年干部，现担任温州《正泰报》主编，其人其事也耐人品味。

高考落榜不落志，脚下有路天地宽。农家子弟杜振兴的处女作是一则不足百字的短消息，他认为这是《功不可没的“星星之火”》。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时，他不幸落榜了，“我不灰心，不气馁”，坚持不懈地自学大专和本科教材，现为人民日报社《时代潮》杂志兼职记者、邯郸市委组织部《邯郸党建》责任编辑、高级政工师。他信奉的格言是：一个人只要坚持不懈地向着既定的人生目标去努力追求，勤奋攀登，那么，他就会在成功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不断取得新成绩！河南青年王国昌在《难忘师恩》文章中描述他高考落榜时的心情：“我深深地尝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我要抗争，我要奋起，回乡的日子里……”他果然挺直腰板站了起来，考进县电厂工作，又参加人民日报新闻培训中心学习，现被中国《乡镇企业导报》杂志社聘为记者。黑龙江农民通讯员刘金国没有跨进大学门，走上了《崎岖的新闻路》，他说：

“作为一名通讯员，每天都不该在轻松的日子中度过。别人怎么看我无所谓，人各有志，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工作在基层，身在群众中，心写老百姓。江西省高安市刘德禄在基层税务站工作，一边为国家收税，一边《做百姓的“土记者”》。他敢于拿起新闻之笔扶正祛邪，及时采写了一篇篇批评报道，受到当地群众欢迎。他说：“我肯定得罪了不少人，还曾经招来过不少的打击报复。但我始终坚定我的人生目标！”北京市密云县田金环比喻自己在乡镇当报道员是《小船在大海航行》，人民群众是大海，通讯员要游到深海里抓“活鱼”（写稿）。她说：“自从拿起了笔，就再也不愿放下，我渴望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记者，甘愿为心灵空虚者充实思想，为精神脆弱者鼓足勇气，给辛勤劳作者一些慰藉。我写过的先进人物，有的当了领导，有的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而我还是个普普通通的业余报道员。但我无怨无悔。我认为，人生，就是不知疲倦地追求，我很渺小，也很平凡。但我却有伟大的理想目标！”小田思想境界高大，说出了许许多多业余通讯员的心里话，比如河南高献安的《逆境炼意志，清白写人生》、江西王国红的《成功总是攥在自己的手里》、广西李光亚的《面对自己》等文章，都是“做文先做人，人品好，才能文质高”。

人的兴趣爱好不同，处女作写作技巧不同，心灵感悟也不同。四川何学元的《“火柴盒”与“大铺盖”》、山东周部华的《我的第一次采访》、山西李振生的《找到主题才成章》、张海燕的《变换角度出新意》、深圳余化良的《“豆腐块”的烙印》、湖南成德林的《一篇难忘的处女作》等文章，都总结了各自处女作的得失、特色和风格，给别人提供了一面面明亮的镜子。

◇通讯员谈处女作◇

处女作虽小，它成就了许多人的大事业。生在大山里的苗世明二十年前采写一篇三百字的批评稿，使他结下终身报缘，激励他不断读报、研报、评报、写稿、藏报，成为闻名全国的集报专家，办起华北第一个家庭藏报馆。保定市寇广生撰写的《日记——事业的起点》一文，回忆了他处女作发表时的心情：“我的名字用铅字印在全国发行的《语文学习》的目录上和文章的标题下边，也算是一生中的幸事啊！”现在，他已成为日记研究专家，多次到高等学府讲日记课，他希望建“中国日记博物馆”、创办中国日记大学、组建中国日记研究会，并就日记研究开展国际文化交往活动。

编入本书最后压轴的是两位历经风霜的老同志的文章。农民的儿子郝发智年过六十，十三岁考进西北军政大学（贺龙中学），跟随贺老总进军解放大西南，五十年代转业回山西河津，他自称：“我是个秉性难改的‘写稿迷’。”先后发表小说、散文、通讯报道三十三万余字。他还是《民风报》创始人、社长兼总编。革命老前辈皇甫束玉年高八十有余，离休前先后任教育部研究室主任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曾被选为太行区模范文教工作者和全国首届韬奋出版奖的获奖者。他在《我的文稿初次上了〈抗战报〉》一文中回忆了1940年发表在左权县抗战报上的处女作，一首民歌《春耕曲》。他十三岁开始写日记，几十年天天记，仅离休后就记下二百多万字。近几年，他出版了《凌晨集》等两本诗集，目前正在编著出版两本书：《束玉文存》、《束玉日记》。你们看，这位老人真是“黄牛不老自奋蹄呀”！

我选编这本书的心思由来已久。早在四十年前，我爬在家乡供销社的柜台上写了处女作《柏管寺供销社帮助农民种菜籽》，发表在《左权小报》上。没想到几百字的短消息改

变了我的人生小路，从此迷上写稿，写进县城，写进省城，写进京城，更没想到当上《人民日报》记者，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这里有拼搏，有机遇，最难忘的是处女作这块起步石。今天翻阅摆在案头朋友们的一块块起步石，室外银装素裹，老天爷把大地打扮得美极了，每位同仁笔下的“宝宝”也打扮得很漂亮，作者有年高八十的，有六十的，有五十的，有四十的，有三十的，最小二十岁，读着他（她）们一篇篇的介绍自己发表处女作时的感受，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给我增添了新的营养。今年我虽已“到站”（退休），该是划句号的时候了。但我认为句号放大也是零，从零开始，我将踏上又一个新的征途！

为此，编选这本书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共勉。

目 录

成才的起步石	段存章 (1)
零的突破	余兆禄 (1)
做不完的作家梦	赵锁仙 (5)
寻求真我	冯 璐 (11)
字从血管里流出来	刘 飞 (16)
圆梦的日子	吴 岗 (27)
苦苦寻觅幸福	冷 月 (30)
松花江为俺作证	韩明德 (37)
“幽芽”铭心绿永恒	贾宣生 (47)
从通讯员到总编辑	雷继承 (52)
功不可没的“星星之火”	杜振兴 (56)
你从哪里开始读我	刘红庆 (63)
众里寻她千百度	魏永刚 (67)
从农民到记者	申咏璞 (74)
小丫闯京城	徐彦秀 (81)
难忘师恩	王国昌 (85)
苦水·汗水·泪水·墨水	马 荣 (90)
崎岖新闻路	刘金国 (97)

目 录

做百姓的“土记者”	刘德禄 (101)
小船在大海航行	田金环 (110)
逆境炼意志 清白写人生	高献安 (116)
“火柴盒”与“大铺盖”	何学元 (122)
我的第一次采访	周韶华 (126)
找到主题才成章	李振生 (130)
三百字结下集报缘	苗世明 (133)
日记——事业的起点	寇广生 (135)
“万里长征”第一步	常建功 (139)
从贵州到温州	廖 毅 (144)
一篇难忘的处女作	成德林 (150)
成功总是攥在自己手里	王国红 (154)
变换角度出新意	张海燕 (158)
“豆腐块”的烙印	余化良 (161)
面对自己	李光亚 (163)
在八小时外忙写作	郝慧芝 (166)
秉性难改的“写稿迷”	郝发智 (170)
我的小稿初次上了《抗战报》	皇甫束玉 (179)



余兆禄 1950年生，曾插过队、当过兵，转业后成为一名税务干部。1994年任福建省地方税务局宣教处处长。由于酷爱文学而走上业余写作之路，长年笔耕不辍，先后在各类报刊上发表散文、诗歌、寓言、评论及新闻通讯作品二千余篇。著有散文集《山河大地心声》，全书二十六万字。

零的突破

处女作的发表对于我来说，是一次戏剧性的回忆。

我是“老三届”高中生，“文革”时成为回乡知青。1970年参军后，十多年间我从未向各级新闻单位投过稿，更未做过文学梦。1981年，由于所在部队的新闻报道工作在年终评比时“剃了光头”，机关领导号召基层单位的主要领导都要带头向党报写稿，尽快实现“零的突破”。当时身为指导员的我，想起自己数日前刚为连队的墙报写过三首小诗，分别是《迎春》、《惜春》和《盼春》，每首诗均是四句二十八个字。我便抱着试试看的心里，把这几首小诗一古脑都寄给了离驻地最近的报社——厦门日报社。考虑到自己初次投稿，稿件即使碰巧被编辑看中，也不可能一个人同时发表三首诗，于是我又自作聪明与部属商议，特地借用了两位战士的名字共同署名。大约一周左右，也就是1982年元旦刚过的一二天，厦门日报社给我邮来三份报纸，打开一看，

该报“海燕”副刊上赫然刊登了我创作的三首诗，编辑同志还加了总标题《迎春联唱》，诗的署名分别是新战士宋秀坤、文书刘长贤和我。当时我一连读了三遍，心里高兴得直想蹦跳起来。我稍稍稳定了情绪，才用平静的语调打电话向上级机关报告了“我连向党报写稿已实现零的突破”的消息。直工处杨学义处长马上表扬了我，还奖励我一支钢笔、一个笔盒和三本方格纸。这时我已过了而立之年。

处女作出乎预料的成功令我欣喜和激动，这一次偶然的机遇居然促使我从此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人们开玩笑说，你这是不经意地被文学撞了一下腰，我却从心底里感受到，这一次撞腰撞得我很舒畅，也很开心。它在我身上产生了一种意外成功的幸福感，直到今天我还能常常体会到它的分量！

我想，既然有零的突破，为何不继续写下去，争取发表得更多些；既然自己的作品轻易就登上了《厦门日报》的大雅之堂，为什么就不能向更大的范围扩展，在更多的报刊上找到立足之地？！打这时起，我开始重新设计自己，珍惜生命的分分秒秒，在五彩缤纷的业余世界中寻找希望与慰藉，寻找良知与责任，用心血和汗水，编织着文学梦。记不清为了缪斯（文学之神），我多少个节假日“蜗居”在寝室，又放弃了多少个闲暇玩乐的好时光。在一些人的眼里，我所失去的，无异于是自己的青春和潇洒。偏偏命运之神这会儿却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就在首次闻到铅字的墨香后的半年里，我好不容易在繁忙之余挤时间写了四十五篇作品，非但无一被采用，还换来了二十八封退稿信。不仅如此，在长达五年之久的岁月中，陪伴我的还是无数次笔耕失败，稿件泥牛入海的苦涩……

挫折令我冷静，令我深思，我意识到文学创作有它自身的规律，虽然处女作让我有一个不错的开端，也因此触发我对文学潜在的痴迷，但文学之路毕竟是漫长而艰辛的，不能指望一口就吃成大胖子。我进而反思了自己的诸多不足，尤其是严重存在着一种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写稿时草率急就、匆忙发稿，还充满幻想，恰像守株待兔中那个农夫一样，不愿付出艰辛的努力，却总盼望自己的眼前会不断上演曾经令自己大喜过望的那一幕。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被我在实践中逐步地抛弃。

“胸有文心似火烈”。所幸的是，知难而退不是我的性格，尽管笔耕之路遍布荆棘，充满艰辛，可我只要走进文学那优美而高雅的境界，就会感受到一种甘苦交织、难以言状的愉悦。我深感写作的最大享受是感情找到了思想的依托和支撑，思想找到了文学的载体及其表现的形式。每当拿起笔时，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自我的鞭策力油然而生；既为社会尽一份责任，又为自己创造丰富的人生，成为我业余写作经久不衰的动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处女作诞生至今，一晃十几年过去了，由处女作促成的文学缘也结下了甜蜜的果实：从1982年至今，我的作品被省内外四十多家新闻单位和刊物采用了一千八百多篇（次），作品的体裁涉及消息、通讯、特写、散文、随笔、寓言、诗歌、调查报告、小小说等多种文学样式，我还多次立功受奖，成为多家报刊的特约记者或通讯员。1997年12月，我历年创作的文学作品集《山河大地心声》亦由海峡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

如果说以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初步收获能够作为某种抛砖引玉的素材的话，那么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机遇与

◇通讯员谈处女作◇

挑战，我将丝毫不敢懈怠。记得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有句名言：“从此添油休早睡，人生消磨几灯前。”我要以此为勉，坚持业余写作，进一步发掘智慧的甘泉，寻求生命的意义，点燃精神的光芒。



赵锁仙 1953年出生于山西省榆社县。大学毕业。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煤炭部作协会员。

处女作《伯乐就是你自己》获《人民文学》“九十年代文学艺术新作大展”优秀作品奖。《做不完的作家梦》于1997年8月被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陈列馆收藏。散文《我有一双幸福的眼睛》获《光明日报》“我与书”征文竞赛三等奖。

另有《王朔，侃它个诺贝尔奖又如何》、《不敢蔑视爱情》等约五十万字的作品发表在全国各地四十多家报刊上。

做不完的作家梦

从小吃糠咽菜、破衣褴衫的我，竟然神不知鬼不觉与文学结下一生一世的不解之缘；山野荒郊、穷乡僻壤居然孕育着一个山村少女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宏图大愿——立志长大做一个作家，做一个好作家。十八岁的时候很狂，曾立志当现代鲁迅。然而时至不惑之年，非但十八岁的梦想成空，连一个末流作家也没有挤兑进去，甚至对一作协会员都望而敬畏，顶礼膜拜……

正是身体和精神同步狂长的时代，却整整八年无一字书可读，精神上常年日久的“断粮绝顿”造成我终身难以弥补的亏空。进入青年时代，又被“读书无用论”的大潮所吞没，多少年恍惚多少年犹豫多少年观望多少年徘徊，大好的